

父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,18岁时到沪上一家酒店“学生意”,看到年纪相仿的同伴拉二胡,便心生欢喜,也把玩起来。同伴发现父亲玩得比他好,就把二胡借给了父亲。父亲祖籍绍兴,所居住的山西北路58号整幢楼都是绍兴人,越剧是各家每日必听的,父亲自然而然把会唱的越剧唱段作为练习曲反复拉奏。爷爷偶尔发现我父亲竟然能在短短的半月里拉出像模像样的越调来,十分欣喜,立马为他借了把红木越胡供父亲练习。父亲也不负厚望,勤勉不已,冬练三九,夏练三伏,还时常参加街道文艺宣传队活动,在频繁的宣传演出中磨炼琴艺。尽管宣传队没有一分报酬,但是父亲却是乐此不疲,因为这个宣传队最有名气的越剧小戏,父亲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演奏越剧,当年红遍上海的戚派著名唱段《婚姻曲》,袁派、尹派合璧的《山河恋》唱段,都成为父亲反复苦练的曲子。经过近两年的历练,父亲俨然成了一名民间演奏能手。

凭借一手超群的演奏技能,父亲被顺利招进奉贤县新华越剧团,成了一名专业演奏员。1958年越剧团推荐进入江苏省戏曲学校进修,专攻越剧演奏,回团后成了剧团主胡演奏员。母亲小父亲5岁,因为喜欢越剧,初中毕业就报考了越剧团,凭借一副好嗓子成为剧团的老生演员。有趣的是,当时父亲还是招生考官之一,一次招考竟招来了自己未来的另一半,此事也成为剧团的一段佳话。自此我的父母都与越剧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上世纪50年代的县级剧团,演员鲜少有受过

父亲的琴

赵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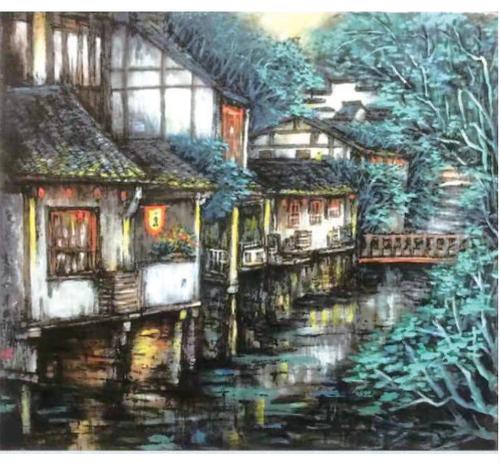
专业训练的,大多是戏班出生,除了师傅教习基本功,教唱腔是主胡的重要职责。父亲秉性好强,追求完美,对演唱的质量要求严苛,小到一段过门,细到一段托腔,都要和演员做细致的磨合。为帮助演员唱准每个音,拿捏好过腔,他会不厌其烦反复陪练,每字必校,每音必纠,直至演员完全掌握。母亲常常抱怨:他对日常生活琐事粗枝大叶,唯有教唱腔时最有耐心,从不含糊,唱个几十遍都不烦,如能在家里事也这样,为妻我岂不省力很多。母亲嘴里虽埋怨,但心底里还是很佩服父亲的专业能力,遇到排戏和乐的时候,是绝不会与父亲较劲的,而父亲遇到唱腔问题也从不允许求次,因为他们都知道戏比天大。

一个县级剧团,有了司鼓、主胡、副胡、琵琶、扬琴、月琴、三弦、笛子等几样乐器,一个七八人的乐队便成立了。那时乐队成员不很稳定,会出现挖角离队、因各种不顺心闹情绪直接撂挑子的情况。一旦出现某个乐器的缺岗,演奏质量便不会不如人意,直接影响演出效果。此时,作为乐队演奏核心的父亲便会十分懊恼。为了解决缺岗问题,父亲暗中学习司鼓、琵琶、扬琴,最后硬是把自已练成一名多面手,可以随时顶岗。记得父亲曾经告诉我,练好琵琶轮指功有一个诀窍,就是在大冬天手上裹上冷水毛巾练习,直至练到手冒汗毛巾发热。我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科学,但是想着,父亲当年必定是用

这个方法苦练过的。在那个年代,越剧一度成为“四旧”,父亲转业成了造船厂的出纳,母亲成了社区医院会计。职业的彻底变换,一下就隔断了父母与越剧的所有联系。只记得家里有一把二胡,父亲偶尔会拉几首红歌,在曲子转换过程中,会听到一些很柔美缠绵的越剧的旋律夹杂其中。那一短暂的瞬间,父亲会有特别温柔的表情,抑或会闭上眼睛沉浸其中。

后来,媒体开始播出越剧,越剧名家们一一复出,父母欣喜不已。邻居保留的留声机和越剧唱片成为热门,许多个夜晚,父母和邻居们围坐在一起,仔细倾听《红楼梦》《盘夫索夫》等名家唱段,陶醉在每个唱段之中。家里垫底的从未启封的木箱被翻了出来,里面竟是满满一箱的越剧曲谱。那段日子,父亲拉琴的频率明显增加,“尺调腔”“弦下调”在他的手中缓缓流淌,母亲则在一旁协助翻译,跟着吟唱。当时,我看到父母沉醉的样子,感觉这旋律应是父母心中最美的天籁。

1978年5月,原来越剧团的老友们聚在我家,商量着用一场折子戏来庆祝越剧重获新生。之后两个月多,父母的业余时间全都无偿交给了排戏。演出中,父亲还是当仁不让的主胡,母亲不仅担纲老本行老生唱段,还兼任梳头扮装。在舞台上,母亲戴上髯口,换上紫袍,嗓音



春日小镇(中国画) 魏志雄

光亮醇厚、板眼精准,与台下拉琴的父亲,配合默契,获得了阵阵喝彩。台下的我看得目瞪口呆,从未想到年近五十,平日里操持家务还有些唠叨的母亲,上了舞台竟有这样的风采。此时,父亲注视母亲的眼神是那么的温柔专注,此刻的妇唱夫随是如此的心领神会,这幅琴瑟和谐的画面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父亲70岁生日,我们儿女都张罗着要为他做大寿,父亲却说,他的生日愿望是去出生地绍兴探旧,并希望拥有一把自己喜欢的越胡。挑选越胡的时候,父亲告诉我,越胡的蒙皮很有讲究,最好的是小乌萧蛇的皮,这样蒙出来的越胡音色清丽,与越剧柔美的唱腔最是吻合。越剧与其他剧种不同,它最是温柔,哪怕刚也是柔中带刚,充满韧性。这很像

吴越人刚柔相济、至情至性的性格,所以越剧才能绵延百年,在吴越生根开花。

父母相继退休后,便来到了社区老年越剧班,做起了老师,拉琴教唱。尽管对许多唱段驾轻就熟,但是他们每天还是会在家反复练习,力求完美。在社区越剧班一教就是十几年,父母成了老年越剧班受人尊敬的老师。如今,父母都已耄耋之年,也不再越剧班上课。逢年过节,就会有学员上门探望,讨教越胡演奏或唱腔,父母依旧是不厌其烦,与学员们仔细切磋,有时八十七岁高龄的父亲还直接操琴,八十二岁的母亲亲自范唱,总要令学员解决问题,满意而归。

每天巳时,父亲拉琴,母亲吟唱,他们将人生谱成了一首动听的歌。

但凡被高度孤立者,人都称“四面楚歌”。我愿意告诉你,我从小就被“四面楚歌”了。十年期间,父亲被“拉黑”,我也在校被“拉黑”,一个姓G的班长以极大的热忱发动所有的同学对我“制裁”,也就是把我生硬“踢出”了班级对话系统,这就使我很年轻就琢磨,“四面楚歌”的“歌”,是什么地方的歌?



《史记》载:项王军壁垓下,兵少食尽,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。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,项王乃大惊曰:“汉皆已得楚乎?是何楚人之多也!”

一支楚歌就唱散一支军队,能不研究吗?

查阅了《辞海》《词源》《中国民间歌曲集成》之类,都称“楚歌,楚人之歌”或“楚歌即湘鄂民歌”,前说等于白说而后说则太狭隘,《楚声今昔初探》则具体地把楚歌的属地锁定在湘、鄂、豫南、川东。

问题是,项王的楚军是什么地方人?旧时军队都以乡籍为号召的,项羽祖居江苏宿迁,后随叔父项梁长居吴中(今苏州),他正是在此举兵反秦的,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说他“举吴中兵,使人收下县,得精兵八千人”。这八千苏州子弟兵就是他的嫡系,后屡经扩充,逐鹿中原,及至垓下被困,仍有10万,以江淮籍苏南籍为主,考虑到战神项羽一向以少胜多的战力——曾有3万楚军大破汉军60万的记录——韩信虽然拥兵50万而仍然心怀忌惮,所谓“用兵之道,攻心为上”,用歌声瓦解敌方军心固然是韩信的一大发明,但如果你是韩信,选什么歌,是不是更重要?

楚国的历史也是一路东扩的,全盛期自鄂、川、湘、赣、豫、皖一路东扩到苏北及鲁南,包孕吴越而横跨八大方言区,间杂中小方言二三十种,它太辽阔了,以彭城为西楚,吴为东楚,荆洲为南楚,刘邦与项羽的祖籍沛县与宿迁同属西楚,离开湘鄂何止千里,要他们听南楚山歌不啻听鸟叫,不要说“强烈共鸣”了。项王的“苏州兵”尤其如此,听湖北山歌(正宗楚歌)应该完全无感,还当你劳军晚会;同样的道理,感化东北爷,须得“二人转”,秒杀西北哥,非得拉秦腔。故“垓下楚歌乃两湖民歌”之说可以排除。

不过,汉军与楚军江淮籍不少,韩信的楚歌会是“江淮民歌”吗?东汉应劭注汉书曰:“楚歌者,谓‘鸡鸣歌’也。”此说值得注意,一查,鸡鸣歌盛行于豫南及皖西,为故楚之地,其声音特征是啼极无声而哀,婉转如鸡啼,颇能感染人的情绪。问题是若用“鸡鸣歌”来告诉楚军河南已归汉,甚至连两淮也归了,则坐困“垓下”的项王根本不会在意,这一大块肉不正是他刚弄去的吗?焉能不知?何至于如《史记》言,闻之“大惊”呢?据其原话“汉皆已得楚乎?”可以推断,此时项王拥军10万的项王被“四面楚歌”之前,至少认定汉军远未拿下“楚地”,他的根据地江东(东楚)还在他手里。

说起江东,非同小可,孙吴据此,“三分天下”,东晋据此,南北对峙。正如乌江亭长对项王所说,江东地方千里,敌数千万人,亦足王也。何必放弃呢?

因此,韩信所选的“楚歌”,一定是项王一听就崩溃的乡音——东楚的吴歌,甚至直接就是苏州谣。只有它们才能闪电般击碎项王的玻璃心。

此时此地,被超限战忽悠的项王只因吴歌烧耳,既误判江东六郡皆为刘邦所有,退路已绝(汉皆已得楚乎?);又误判江东父老背弃项氏,大量的子弟加入汉军,故有万人传唱之盛举(是何楚人之多也!)。结果意气销尽,托辞“天亡”而拒绝东渡,一歌之殇,让他生当人杰,死为鬼雄,羞于吴歌,不过江东。

一歌之殇

胡展奋

距离

晓文

那块沉睡的墙体
被高悬的灯
只照亮半个脸
另一半
深藏夜阑

夜阑
总把平褶皱后的纱帘
浅浅地铺展给晨曦

却不愿道出
黝黑岁月堆砌的疼痛

横亘墙体明暗的边缘
隆起粗砺而坚韧的质地
这饱含沧桑的肌肤
拉近今昔的距离

我伸出温暖的手
从明处挪向影子深处
一阵刺骨的冰冷
让我触摸到
历史长河涌起的波澜

微信里跳出了小芳发来的图片和文字。一面锦旗分外耀眼,上面写着:“尽心尽职暖人心,凝心聚力抗疫情——赠杭州迪安检测公司杨培芳。”小芳被政府部门授予荣誉锦旗。

“感谢您,老师。我跨出每一步都记着您的恩情。我的每一份收获都想跟您分享。”阅后,温暖涌上心头。

两年来,小芳一直战斗在疫情防控最前线,元旦、春节、元宵节都在驻守的隔离酒店里度过。

从四川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孩子,如今拥有一份喜爱的职业,拥有杭州城里一个温馨的小家。小芳说,饮水思源,她全靠上海石化爱心人士的培养。忘不了,是“上海希望工程”牵线,8岁的小芳与上海石化员工姜鑫元结成了对子,从此顺利上完小学。除了支付学杂费,姜叔叔还经常写信、寄书给她,叔叔成了她的心灵导师。

我们的小芳

翁杨

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做好核酸采样的工作,这是我的职责。”

去年底,杭州滨江区发生疫情,已经在隔离酒店驻守10天的杨培芳又要连续作战28天。每天在严寒中接待不断前来的人员,有序为他们测量体温、安排住宿、做核酸采样。几十人、几百人的核酸采样必须抢时间完成。不吃、不喝、不能解手是家常便饭。工作常常忙到翌日凌晨3时结束,早上6时又开始新一天的核酸采样工作。

除夕夜,人们之所以能温馨大团聚,正是有小芳这样的守岁人守护着“万家灯火”。医疗组的同伴们说,碰到难题与棘手的问题,“没关系,我来。”“放心,我可以”是小芳的口头禅。她业务熟练,手脚快,又能吃得起苦。三十岁刚出头的她,已被大伙称为“老劳模”。

放假、过年,两个幼小的女儿天天盼着妈妈回家。疼爱她的外公患病亡故,小芳不能前去送他最后一程。只能深夜在被窝里流泪祈祷。“舍小家为大家。”小芳的奉献精神受到政府部门、街道、医疗组的通报表扬。“只要疫情得到控制,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,我的工作才更有意义。”这是小芳的答谢词。

刚返家休一天,小芳就自驾带上全家去石化城探望恩人姜叔叔与姜奶奶,她下厨烹饪出丰盛的菜肴犒劳恩人。姜叔叔早给小芳准备了礼物。“穿上叔叔送的鞋,我更要走好每一步。”小芳在通话中朗朗地说。

“用感恩之心回报社会,是一种美德,是一种境界。小芳,祝福你,携爱前行一路芬芳。”我发出了此条微信。

今年冬奥会期间,我兴致勃勃地每天收看滑雪比赛,运动员娴熟的技巧令我羡慕,其拼搏的精神更令我敬佩。我不由得想起多年前赴哈尔滨滑雪的刺激经历。

从哈尔滨到亚布力滑雪场需要三个半小时的行程,这是一座海拔1300多米的世界顶级滑雪场,那里的气温降至零下20多度。亚布力在俄语中的意思是“果木林”的意思。

大巴来到目的地时,我情不自禁大叫起来:哇!亚布力滑雪场在群山环抱之中,天空如洗,阳光灿烂,白雪覆盖,绿松连绵,我仿佛来到一个童话世界。整个滑雪场共有11根初、中、高级滑雪道,被誉为“中国的达沃斯”。雪道设有许多条吊椅式和索引索道,滑雪者可以从任何一处乘索道,不需要脱掉雪板,可滑遍场内全部雪道。

教练给我穿上了足有五六斤重的滑雪靴,脚如灌铅,步履艰难地行走在雪地里。在雪面上放置好滑雪板,卡好前部固定器再用力踩地,后部就自然固定住了。两只脚上估计有20公斤的重量,走到低坡度的滑道口,一颗心几乎要跳出

嗓子,这里的滑雪场和上海七莘路的滑雪场简直有天壤之别。慢慢地滑,一点着力的感觉都没有。滑不到10米,我就停在了雪道上,教练赶紧过来,看他收放自如的样子,我好生羡慕。

我一身滑雪的装束,站在亚布力雪场3000米的山顶,真正领略到山的奇伟、雪的浪漫,终于圆了一个少年时代“杨子荣穿林海跨雪原”的豪情壮志梦。说来有点悲壮,年过半百的我,才以一个初学者

圆梦银色滑雪场

胡兰

者身份学习滑雪,如果放弃了这次的滑雪,今后就难以再次尝试。所有的事情,凡是上升到一生一次的高度,勇气也就有了来源。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广告语很有哲理:每个人都是一座山,世上最难攀登的山其实是自己,往上走,即便一小步,也有新的高度。

当我又一次站在滑道口时,有一种难以言语的感觉,速度快起来,耳边风声呼呼,两旁掠过树影,雪地闪烁着不同层次的光芒。风

七夕会

扑在脸上,荡漾着灵魄。此时好景不长,当我正感觉良好的时候,前面的滑道渐渐变陡,而前面出现了同伴,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,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一声尖叫,已经撞在他们身上,当下“全军覆没”,好在雪地松软,一点也不疼。

3000米高度的概念就是三分之一高的珠穆朗玛峰。同道已不见了身影,好在有一对一的教练全程陪滑,他是一个很健美的男士,也是一名职业滑雪运动员。在半山腰的一大段陡直雪道上,很长时间我一直重复着三个动作:趴下,摔出去,仰面躺着。教练将我拉起来,再摔出去,再趴下或者躺下。

抬起头,眼前只见从高山雪坡上飞速掠来的一个个人影,犹如翱翔的雄鹰,我想起了那一句唐诗:沉舟侧畔千帆过。

我穿的格子衣服在雪上点缀,犹如玫瑰花瓣,红白映衬,格外鲜艳。从风雪中俯冲而下,一气呵成,像一个精灵,轻松自如,最后冲刺到达目的地时,我才恢复了滑雪的兴奋,更有点自豪。

健康